《鬼谷子》原文与译文

鬼谷子著的《鬼谷子》一书并非等闲之书，它一直为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所研究，现又成为当代商家的必备之书。它所揭示的智谋权术的各类表现形式，被广泛运用于内政，外交、战争、经贸及公关等领域，其思想深深影响今人，享誉海内外。载有《鬼谷子》原文、注释、译文鬼谷子

（1）捭阖（2）反应（3）内健（4）抵戏（5）飞箔

（6）忤合（7）揣篇（8）摩篇 （9）权篇（10）谋篇（11）决篇（12）符言

本经阴符七术

（1）盛神法五龙 （2）养志法灵龟 （3）实意法腾蛇 （4）分威法伏熊（S）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 （7）损悦法灵蓍

中经

《鬼谷子》第01章捭阖（原文）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夫贤、不肖；智、愚；隽、怯冫仁、义冫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

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 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吉凶大命囗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矣捭阖，制之以出入。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

阴阳其和，终始其义。

# 故言「长生」、 「安乐」、 「富贵」 r尊荣」、 「显

名」、 「爱好」、 「财利」、 「得意」、 「喜欲」 ，为丨阳，

，日丨始1 ·

# 故言「死亡」、 「忧患」、「苦辱」、 「弃

损」、「亡利」、 「失意」、 「有害」、 「刑戮」、 「诛罚」，为丨阴1，曰丨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远终阴，阴极反阳。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 《鬼谷子》第01章捭阖（现代译文）

纵观古今历史，可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成为众人的先导。通过观察阴阳两类现象的变化来对事物作出判断，并进一步了解事物生存和死亡的途径。计算和预测事物的发生过程，通晓人们思想变化的关键，揭示事物变化的征作兆，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以，圣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始终是一样的。事物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然而都各有自己的归宿或者属阴，或者归阳：或者柔弱，或者刚强，或者开放，或者封闭；或者松驰，或者紧张。

所以，圣人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度量对方的智谋，测量对方的能力，再比较技巧方面的长处和短处。至于贤良和不肖，智慧和愚蠢，通用性和怯懦，都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闭；可能进升，也可以辞退，可以轻视，也可以敬重，要靠无为来掌握这些。考察他们的有无与虚实，通过对他们嗜好和欲望的分折来揭示他们的志向和意愿。适当贬抑对方所说的话，当他们开放以后再反复考察，以便探察实情，切实把握对方言行的宗旨，让对方先封闭而后开放，以便抓住有利时机。或者开放，使之显现：或者封闭，使之隐藏。开放使其显现，是困为情趣相同；封闭使之隐藏，是因为诚意不一样。要区分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就要把那些计谋研究明白，计谋有与自己不相同的和相同的，必须有主见，并区别对待，也要注意跟踪对方的思想活动。

如果要开放，最重要的是考虑周详；如果要封闭，最重要的是严寒机密。由此可见周全与保密的重要，应当谨慎地遵循这些规律。让对方一放，是为了侦察他的真情：让对方封闭

是为了坚定他的诚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对方的实力和计谋全部暴露出来，以便探测出对方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因此而心思索，假如不能探测出对方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为此而自谓封闭，或者是通过封闭来自我约束：或者是通过封闭使别人被迫离开。开放和封闭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开放和封闭都是为了使事物内部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通过一年四季的开始和结束使万物发展变化。不论是纵横，还是离开、归复、反抗，都必须通过开放或封闭来实现。

开放和封闭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体现，是游说活动的一种形态。人们必须首先慎重地考察这睦变化，事物的吉凶，人们的命运都系于此。口是心灵的门面和窗户，心灵是精神的主宰。意志、情欲、思想和智谋都要由这个门窗出入。因此，用 “ " 开放和封闭来的把守这个关口，以控制出入。所谓 捭之就是开放、发言、公开：所谓"阖之"，就是封闭、缄默、

隐匿。阴阳两方相谐调，开放与封闭才以有节度，才能善始善终。所以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 “

意、情欲等，属于“阳"的一类事物，叫做 开始"。而死亡、忧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灾害、刑戳、诛罚等，属于"阴"的一类事物，叫作"终止“。凡是那些

遵循"阳道"的一派，都可以称为 "

"来开始游说；凡是那此遵循

"

"新生派 ，他们以谈论

## "阴道"的一派，都可以

称为"没落派“，他们以谈论"恶"来终止施展计谋。

关于开放和封闭的规律都要从有阳两方面来试验。因此，

给从阳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崇高的待遇，而给从阴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卑下的待遇。用卑下的来求索微小，以崇高来求索博大。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能出去，没有什么不能进来，没有什么办不成的。用这个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说服家，可以

说服国，可以说服天下。要做小事的时候没有"内"的界限，

“

要做大事的时候没有 外"有疆界。所有的损害和补益，离去和接近，背叛和归附等等行为，都是运用阴、阳的变化来实行的。阳的方面，运动前进；阴的方面，静止、隐藏。阳的方面，活动显出冫阴的方面，随行潜入。阳的方面，环行于绺和开端；阴的方面，到了极点显就反归为阳。凡是凭阳气行动的人，道德就与之相生：凡是凭阴气而静止的人，开拓热就与之相成。用阳气来追求阴气，要靠道德来包容；用阳气来结纳阳气，要用外来约束。阴阳之气相追求，是依据并启和关闭的原则，这是天地阴阳之道理，又是说服人的方法，是各种事物的先异，是天地的门户。

# 《鬼谷子》第02章反应（原文）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囗纲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纲也。常持其纲驱之。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愚智，事皆不疑。

故善反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

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冫符应不失，如口蛇之所指，若弈之引矢冫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铁；若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 《鬼谷子》第02章反应（现代译文）

在古代能以"大道"来化育万物的圣人，其所作所为都能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全。反顾以追溯既往，再回首以察验未来；反顾以考察历史，再回首以了解当今，反顾以洞察对方再回首以认识自我。动静、虚实的原则，如果在未来和今天都得不到应用，那就要到过去的历史中去考察前人的经验。有些事情是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的，这是圣人的见解，不可不认真研究。

人家说话，是活动，自己缄默，是静止。要根据别人的言谈来他的辞意。如果其言辞有矛盾之处，就反复洁难，其应对之矢就要出现。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范。既有"象“和“比“存在，就可以预见其下一步的言行。 “ 。然所谓 象"就是模仿事物，所谓"比"，就是类比言辞后以无形的规律来探求有声的言辞。引诱对方说出的言辞如果与事实相一致，就可以刺探到对方的实情。这就像张开网捕野兽一样，要多设一些网，江集在一起来等待野兽落入。如果把捕野兽的这个办法也能应用到人事上，那么对方也会自己出来的，这是钓人的“网"。但是，如果经常拿着"网“去追逐对方，其言辞就不再有平常的规范，这时就要变换方法，用"法象"来使对手感动，进而考察对方的思想，使其暴露出实情，进而控制对手。自己返过去，使对手返回来，所说的话可以比较类推了，心里就有了底数。向对手一再袭击，反反复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说话反映出来，圣人可以诱惑愚者和智者，这些不必再怀疑。

古代善于从反面听别人言论的人，可以改变鬼神，从而刺探到实情。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到。如果控制不周到，得到的情况就不明了，得到的情况不明了，心里底数就不全面。要把模仿和类比灵活运用，就要说反话，以便观察对方的反映。想要讲话，反而先沉默，想要敞开，反而先收敛冫想要升高，反而先下降，想要获取，反而先给与。要想了解对方的内情，就要善于运用模仿和类比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方的言辞。同类的声音可以彼此响应，合乎实际的道理会有共同的结果。或者由于这个原因，或者由于那个原因，或者用来侍奉君主，或者用来管理下属。这就要分辨真伪，了解异同，以分辨对手的真实情报或诡诈之术。活动、停止，应该说、沉默都要通过这些表现出来，喜怒哀乐也都要借助这些模式都要事先确定法则。用逆反心理来追索其过去的精神寄托。所以就用这种反听的方法。自己要想平静，以便听取对方的言辞，考察事理，论说万物，辨别雄雌虽然这不是事情本身，但是可以根据轻微的征兆，探索出同类的大事。就像刺探敌情而深居敌境一般，要首先估计敌人的能力其次再摸清敌人的意图

像验合符契一样可靠，像蛇一样迅速，像后羿张弓射箭一样准确。

所以要想掌握情况，要先从自己开始，只有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了解别人。对别人的了解，就旬比目鱼一样没有距离掌握对方的言论就像声音与回响一样相符；明了对方的情形，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侦察对方的言辞，就像用磁石来吸取钢针，用舌头来获取焦骨上的肉一样万无一失。自己暴露给对方的微乎其微，而侦察对手的行动十分迅速。就像阴变阳又像阳转阴、像贺变方，又像方转贺一样自如。在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就圆略来诱惑对手，在情况明朗以后就要用方略来战胜对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如果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统帅别人也无法步调一致。做事没有技巧，叫做"忘情失道“，自己首先确定斗争策略，再以此来统领众人，策略要不暴露意图，让旁

“ " 人看不到其门道所在，这才要以称为 天神 

# 《鬼谷子》第03章内楗（原文）

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货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

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也。楗者，楗所谋也。欲说者务稳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方来应时，以和其谋。详思来楗，往应时当也。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

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楗。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

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楗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名入产业，曰楗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楗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 《鬼谷子》第03章内楗（现代译文）

若臣上下之间的事情，有的距离很远却很亲密，有的距离很近却很疏远。有的在身边却不被使用，有的在离去以后还受聘请。有的天天都能到君主眼前却不被信任，有的距离料主十分遥远却听到声音就被思念。凡是事物都有采纳和建议两方面平常的东西都与本源相连结，或者靠道德相连结，或者靠朋党相连结，或者靠钱物相连结，或者靠艺术相连结。要想推行自己的主张，就要做到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去就出去，想亲近就亲近，想疏远就疏远：想接近就接近，想离去就离去：想被聘用就被聘用，想被思念就被思念。就好象母蜘蛛率领小蜘蛛一样，出来时不留洞痕，进去时不留标记，独自前往，独自返回谁也没法阻止它。

所谓"内"就是采纳意见；所谓"撻"就是进南计策。想要说服他人，务必要先悄悄地揣测，度量、策划事情，务必要循沿顺畅的途径。暗中分折是可是否，透彻辨明所得所失，以便影响若主的赣。以道术来进言当应合时宜。以便与君主的谋划相合。详细地思考后再来进言，支适应形势。凡是内情有不合时宜的，就不可以实行。就要揣量切摩形势，从便利处入手，来改变策略。用善于变化来邹被采纳，就像以门管来接纳门楗一样顺当。

凡是谈论过去的事情，要先顺畅的言辞，凡是谈论未来的事情要采用容易、变通的言辞。善于变化的的，要详细了解地理形势，只有这样，才能沟通天道，化育四时，驱使鬼神，附合阴阳，牧养人民。要了解君主谋划的事情，要知晓君主的意图。所办的事情凡有不合若主之意的，是因为对若主的意图留于表面亲近，而背地里还有距离。如果与君主的意见没有吻合的可能，圣人是不会为其谋划的。所以说，与君主相距很远却被亲近的人，是因为能与若主心意暗合：距离君主很近却被疏远的人，是因为与君主志向不一；就职上任而不被重用的人，是因为他的计策没有实际效果：革职离去而能再被反聘的人，是因为他和主张被实践证明可行；每天都能出入君主面前，却不被信任的人，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得体：距离遥远只要能扣到声音就被思念的人，是因为其主张下与决策都相合，正等他参加决断大事。所以说，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的人，定会事与愿违，在还不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的人，定要受到非议。只有了解情况，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法，这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出去，又可以进来，既可以进谏君主，坚持己见，又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

圣人立身处世，都以自己的先见之明来议论万事万物。其一

先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 乐和计谋。首先摘了《诗经》

和《书经》的教海，再综合分折利弊得失，最后讨论就任还是离职。要想与人合作，就要把力量用在内部，要想离开现职就要扰力量用在外面。处理内外大事必须明确理论和方法，要预测未来的事情，就要善于在各种疑难面前临机决断，在运用

策略时要不失算，不断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善于管理人民，

“ 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这叫做"巩固内部团结 

如果上层昏庸不理国家政务，下层份乱不明为臣事理，各执己见，事事抵触，还自呜得意，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还自吹自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诏命自己，虽然也要迎接，但又要拒绝。要拒绝对方的诏命，要设法给人一种错觉。就像圆环旋转往复一样，使旁人看不出您想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急流勇退是最好的办法。

# 《鬼谷子》第04章抵戏（原文）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戏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戏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戏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蘖之谋，皆由 抵之隙为道术用。

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若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圣人见萌牙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 《鬼谷子》第04章抵戏（现代译文）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戏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戏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戏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之谋，皆由 戏 抵戏之隙为道术用。

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若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圣人见萌牙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鬼谷子》第05章飞箝[qi酾]（原文）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 戏

将欲用之于 ，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可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 《鬼谷子》第05章飞箝（现代译文）

凡是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就是为了吸引远处的人才和招来近处的人才，造成一种声势，进一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定要首先考察派别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区别各种不对的和不对的议论，了解对内、外的各种进言，掌握有余和不足的程度，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确定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的问题。然后权量这些关系，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要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使之为我所用。借助用引诱对手说话的言辞，然后通过恭维来钳信对手·钩钳之语是一种游说辞令，其特点是忽同忽异。对于那些以钩钳之术仍没法控制的对手，或者首先对他们威胁利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或者首先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然后再对他们屐攻击加以催毁。有人认为，反复试探就等于是对对方进行破坏，有人认为对对方的破坏就等于是反复的试探。

想要重用某些人时，或者先赏赐财物、珠宝、玉石、白壁和美丽的东西，以便对他们进行度探：或者通过衡量才能创造态势，来吸引他们；或者通过寻找漏洞来控制对方，在这个过程中要动用抵之术。

要把"飞钳"之术向天下推行，必须考核人的权谋和才能，观察天地的盛衰，掌握地形的宽窄和山川险阴的难易，以及人民财富的多少。在诸候之间的交往方面，必须考察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究竟谁与谁疏远，谁与谁友好谁与谁相恶。要详细考察对方的愿望和想法，要了解他们的好恶，然后针对对方所重视的问题进行游说，再用“飞"的方法诱出对方的爱好所在。最后再用"钳"的方法把对方控制住。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就要揣摩对方的智慧和能，度量对方的实力，估计对方的势气，然后以此为突破口与对方周旋，进而邹以"飞钳"之术达成议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这就是"飞钳“的妙用。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可用好听的空话去套出对方的实情，通过这样连续行动，来考察游说的辞令。这样就可以实现合纵，也可以实现连横：可以引而向东，也可以引而向西；可以引而向南，可以引而向北；可以引而返还，也可以引而复去。虽然如此，不是要小心谨慎，不可丧失其节度。

# 《鬼谷子》第06章忤[w合（原文）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

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冫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知，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 《鬼谷子》第06章忤合（现代译文）

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劝，都会有相应的计策。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所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圣人常常是无所不做，无所不听。办成要办的事，实现预定的计谋，都是为了自己的评价，合乎那一方的利益，就要背叛一方的利益。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物主，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合乎这一方的意愿，就要违背另一主的意愿冫违背另一方的意愿，才可能合乎这一主的意愿。这就是“忤合之术。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国家就必然要把整个国家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家庭，就必然要把整个家庭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一个人，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分折，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 "忤合“之术。

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趋向一主而横行天下的人。

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控制各个诸候，促成"屣合转化的趋势，然后达成 "合"于圣贤君主的目的。过去伊尹五盗用臣肫商汤五次臣服夏桀，其行动目的还未被世人所知，就决定一心臣服商汤王。吕尚三次臣服周文王，三次臣服殷纣是懂得天命的制约，所以才能归顺一主而毫不犹豫。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杲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祭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长短，分折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在这样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 《鬼谷子》第07章揣篇（原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

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

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蝇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此揣情饰成文章而后论之也。

## 《鬼谷子》第07章揣篇（现代译文）

所谓揣情，就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廉洁无法按捺住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一心理

就不能隐瞒住实情。情欲必然要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流露出秋。对那些已经受到感动之后，仍不网球有异常变化的人，就要改变游说对象，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应方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安危不为所动的原因。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必然要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所以我们常常要通过显露出来的表面现象，来了解那些隐藏在内部的真情。

这就是所说的"测深揣情" 

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力量；游说他国的君主的人，则应当全面揣测别国若主的想法，避其所短，从其所长。所有的谋划、想法、情绪及欲望都必须以这里为出发点。只有这样做了，才肥得心应手地鼾各种问题和对付各色人物。可以尊敬，也可以轻视，可以施利，也可双行害：可以成全，也可以败坏，其使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然有古代先王的德行，有圣人的高超的智谋，不揣度透彻的基础和游说的通用法则。人们对某些事情常常感到突然，

是因为不能事先预见。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的，这是最难 “

的·因此说： 揣情，最难把握" ·游说活动必须深谋远虑的选择时机。过去我们看到昆虫蠕动，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因此才发生变化。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这种揣情，需要借助漂亮的言辞或文章而后才能进行游说应用。

## 《鬼谷子》第08章摩篇（原文）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索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冫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冫平地注水，湿者先濡冫此物类相应，于事誓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

## 《鬼谷子》第08章摩篇（现代译文）

所谓"摩意"是一种与“揣情“相类似的办法。"内符“ “ “

是 揣"的对象。进行"揣情“时需要掌握 揣"的规律而进行测探，其内情就会通过外符反映出来。内心的感情要表现于外，就必然要做出一些行动。这就是"摩意"的作用。

在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对方，把动机隐藏起来，消除痕迹，伪装外表，加避实情，使人无法知道是谁办成的这件事。因此，达到了目的，办成了事，却不留祸患。"摩"对方是在这个时候，而对方表现自己是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有办法让对方顺应我们的安排行事，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办成的。

古代善于"摩意"的人，就像拿着钓钩到水潭边上去钓鱼一样。只要把带着饵食的钩投入水中，不必声张，悄悄等待，就可以钓到鱼。所以说：主办的事情一天天成功，却没有察觉，主持的军队日益压倒敌军，却没人感到恐惧，只有做到这样才是高明的。那些有很高修养和智慧的人谋划的什么行动总是在

' ，而这些行动的成功都显现

### 暗中进行的，所以被称为"神 '

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被称为"明"。所谓"主事日晟“的人是暗中积累德行，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他们还在暗中积累善行，老百姓生活在善政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普天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谋 “

之于阻，成之于阳“遥政治策略称为 神明“。那些主持军队而日益压倒敌人的统帅，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却不去争城夺地，不消耗人力物力，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却不去争城夺地，不消耗人力物力，因此老百姓不知道为何邦国臣服，

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显此，普天下都称这种"谋之于阴、成

“ 之于阳“的军事策略为"神明 

在实施"摩意“时，有用各平戟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词威吓的，有用行为

逼的，有用廉洁感化的，用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夺取的。和平就是安静，正义就是刚直，娱乐就是喜悦，愤怒就是激动，名肓就是声誉，行为就是实施，廉洁就是清明，利益就是需求，谦卑就是委曲。秘以，圣人所独用的

"摩意“之术，平常人也可以具有。然而没有能运用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错了。因此，谋划策略，最困难的就是是周到慎密；进行游说，最困难的就是让对方全部听从自己的说矢，主办事情，最困难的就是一定成功。这三个文风只有成为圣人才胜任。

所以说谋必须周到慎密：游说要首先选择与自己可以相通 “

的对象·所以说： 办事情要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有适当的方法。所以说．

"客观规律、行动方法以及天时都是互相依附的"。进行游说的人要让对方听信，必须使自己的说矢合于情理，所以说． "合情理才有人听“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属性。好比抱着柴草向烈火走去，干燥的柴草向就首先着火燃烧；往平地倒水，低的地方就要先进水。这些现象都是与各类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经此类推，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这也反映

"内符“与"外摩"的道理。所以说，按着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施"摩意“之术，哪有不的呢？根据被游说者的喜好而施行“摩意"之术，哪有一个不听从游说的呢？要想能独往独来，就要注意事物的细微变化，把握好时机，有成绩也不停止，天长日久就一定能化育天下，取得最后成功。

## 《鬼谷子》第09章权篇（原文）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冫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

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冫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冫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者见）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冫故不困也。 

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冫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忘。听贵聪，辞贵奇。

## 《鬼谷子》第09章权篇（现代译文）

所谓"游说"就是对人进行劝说。对人进行游说的目的，就是说服人啊。游说者要会粉言饰词，用花言巧语来说服他人。借用花言巧语说服别人，要会随机应变，有所斟酌。回答他人的问话，要会用外交辞令。所谓机变的外交辞令是一种轻俏的言辞。具有正义与真理价值的言论，必须要阐明真伪冫而阐明真伪，就是要验证是否正确。责难对方的言辞，是反对对方的论调，持这种论调时，是要诱出对方心中的机密。

说着一些奸佞之话的人，会因谄媚而显得忠诚。说着奉承话的人，会因吹捧对方而显得有智慧·说着一些平实之话的人，由于果决而显得勇敢。说忧愁话的人，由于握着权，而显得有信用，而说重话的人，却由于能反抗而胜利。用华美的词藻来鼓吹欲望者，就是谄媚。用夸大与吹嘘来进献谋略，博取上司欢心的人，就是揽权者。前后进退而不犹疑者，就是果决的人。自已不对而又指责他人过错的就是反抗者。

一般说来，"口"就是人的"政府机关“。用它来封锁、宣传信息。耳目，就是心的辅助器官，用它来侦察奸邪。所以说，只要（口、耳、目）三者相互呼应，就会走向成功。

一般说来，虽有繁琐的语言并不纷乱，虽有翱翔之物并不迷惑人，虽有局势的变化并不危险，就是要在观物时，掌握要害。由此可知，没有眼睛的人，没有必要拿五色给他们看，同理，没有耳朵的人，没必要让他们听五音；所以不可以去的地方，不必让他们去，不可以来的人，也没有必要接受他们。有些行不通的事，就不要办。古人有言，说："嘴可以吃饭，不可以说话· “说的是讲话是有忌讳的。警惕人言可畏，那是可以把事实歪曲的。

人之常情，只要自己说出话，就希望有人听，只要办事情就希望能成功。所以一个聪明人不用自己的短处而用愚者的长处。不用自己的笨处而用愚人的善长，这样就使自己永远不会陷于窘迫。说到有利的一面，就要发挥其长处，说到有害的一面，就要避其短处。因而，甲虫防卫，是用其坚硬的甲壳。而毒虫行动，一定用那有毒的螫子。连禽兽都知道用自己的长处，何况进谏的人，更应该会用游说术了。

所以说，在外交辞令中有五种情况：一是病态之言 二是幽怨之言，三是忧郁之言；四是愤怒之言，五是喜悦之言般地说来，病态之言是神气衰弱，说话没精神。幽怨之言是伤心痛苦，没有主见，忧郁之言是心情郁结，不能畅言，愤怒之言是轻举妄动，不能控制自己的话。所谓喜悦之言是说话自由散漫，没有重点。以上这五种外交辞令，精要者可以使用，有利者可以付之实行。所以与智者谈话，就要以渊博为原则，与拙者说话，要以强辩为原则；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以简要为原则；与高贵的人谈话，要以鼓吹气势为原则；与富人谈话，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与穷人谈话，要以利害为原则；与卑贱者谈话，要以谦恭为原贝l] ;与勇敢的人谈话，要以果敢为原则，与上进者谈话，要以锐意进取为原则，这些都是与人谈话的原则。然而不少人却常常背道而驰。所以，与聪明人谈话时，就要让他明了这些方法，与笨人谈话时，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然而事实上很难作到。所以说谈话有各种方法，所论事情会不断变化。（掌握这些）终日谈论，也不会把事情搞乱。事情不断变化，也不会失其原则。故就智者而言重要的是要不乱不虚，听话善辨真伪聪颖则善断是非，出言要变化莫测。

## 《鬼谷子》第10章谋篇（原文）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亻义。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故墻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

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仪，亻义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隽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

如奇冫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冫其身外，其言身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故去之者，从之：从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是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冫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

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于语。由能得此，则可以杀远近之。

# 《鬼谷子》第10章谋篇（现代译文）

对于一个人来说，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定要弄清原由，以便研究实情。根据研究，来确定"三亻义" 三义“就是上、中、下。三者互相渗透，就可谋划出奇计，而奇计是所向无敌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都要带上指南针，是为了不迷失方向。付度才干、估量能力、揣度情理，也类似作事时使用指南针一样。所以凡是感系疏远的。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一定是部分人先受到损害。所以，如果能互相带来利益就要密切关系，如果相互牵连地造成损害，就要疏远头系。这都是有定数的事情，也是所以要考察异同的原因。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墙壁通常因为有裂縫才倒塌，树木通常因为有节疤而折毁，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事情的突变都由于事物自身的渐变引起的，而事物又生谋略，谋略生于计划，计划生义议论，议认生于游说，游说生于进取，进取生于退却，即却生于控制，事物由此得以控制。可见各种事物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论反复多少次也都是有定数的。

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达礼教，明于事理，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

反而可以给他们进清理事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会 “

仁人，勇士、智者的 三才“。因此说，愚者的人容易被蒙蔽，一个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直壮是由弯由积累而成，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这就是因为“道数“得到了实行。

所以，对那些外表亲善而内心入手进行游说；对那些内心亲善而外表疏远的要从表面入手进行游说。因此，要根据对方的疑问所在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是否得法：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出游说的要点要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征服对方，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权衡利弊冫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防范。揣摩之后加以威胁冫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验之后加以响应：拥堵之后加以阻塞；搅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做

"计谋“。至于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保密，保密不如结党，结成的党内是没有裂痕的；正规策略不如奇策，奇策实行起来可以无往不胜。所以向人群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奇策。

同样道理，向人臣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

虽然是自己人，却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要被疏远。如果是外人，却知道内情太多，就要有危险。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来强迫人家接受，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如果对方有某种嗜好，就要仿效以迎合他的兴趣；如果对方厌恶什么，就要加以避讳，以免引起反感。所以，要进行隐密的谋划和公开的夺取。想要除掉的人，就要放纵他，任其胡为，待其留下把柄时就乘机一举除掉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待的人，是感情深觉的人，可以托之以机密大事。对于了解透彻的人，可以重用冫对那些还没了解透彻的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要被人家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掌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家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所以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理智慧的人成事困难。由此看来，一旦国家火亡了就很难复兴：一旦国家乱了，就很难安定，所以无为和智慧是最重要的。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在施展智谋和才干之后，如果证明是可行的，就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自己如果发现是不可行的，也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别人。所以古代的先王所推行的大道是属于"阴“的，古语说 "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陷与匿，并不是单纯讲求仁慈、义理、忠庆、信守，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

## 《鬼谷子》第11章决篇（原文）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冫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冫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

# 《鬼谷子》第11章决篇（现代译文）

凡为他人决断事情，都是受托于有疑难的人。一般说来，人们都希望遇到有利的事，不希望碰上祸患和被骗诱，希望最终能排除疑惑。在为人作决断时，如果只对一方有利，那么没有利的一方就不会接受，就是国为依托的基础不平衡。任何决断本来都应有利于决断者的，但是如果在其中隐含着不利的因素，那么决断者就不会接受，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疏远，这样对为人决断的人就不利了，甚至还会遭到灾难，这样决断是失误的。

圣人所以能完成大业，主要有五个途径：有用阳道来感人的有用阴道来惩治的：有用信义来教化的，有用爱心来庇护的有用谦洁来净化的。行阳道则努力守常如一，行阴道则努力掌握事物对立的两面。要在平时和关键时刻巧妙的运用这四方面，小心谨慎行事。推测以往的事，验证未来的事，再参考日常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王公大臣的事，崇高而享有美名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不用费力轻易可获成功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费力气又辛苦，但不得不做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冫能消除忧患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冫能实现幸福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因此说，解决事情，确定疑难，是万事的关键。澄清动乱，预知成败，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所以古代先王就用筮草和龟甲来决定一些大事。

# 《鬼谷子》第12章符言（原文）

安徐正静，其被节先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

右主位。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

右主明。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

右主德。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而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谙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

右主赏。

一曰天之 二曰地之 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

右主问。

心为九穷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若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闻，开闭不善，不见原也。

右主周。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干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谙变更。

右主恭。

循名而为贵，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

右主名。

# 《鬼谷子》第12章符言（现代译文）

如果身居若位的人能做到安祥、从容、正派、沉静，既会顺又能节制，愿意给予并与世无争，这样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下纷争。以上讲善守其位。

对眼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明亮；对耳朵来说，最重要的是灵敏，对心灵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智慧。人君如果能用全天下的眼睛去观看，就不会有什么看不见的；如果用全天下的耳朵去听，就不会有什么听不到的；如果用全天下的心去思考就不人有什么不知道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以像车辐条集辏于毂上一样，齐主协力，就可明察一切，无可阻塞。以上讲察之明。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远远看见了就答应，也不要远远看见了就拒绝。如果能听信人言，就使自己我了一层保护，如果拒绝别人进言就使自己受到了封闭。高山仰望可看到顶，深渊计量可测到底，而神明的心境既正派又深觉，是无法测到底的。以上虚纳谏。

运用奖赏时，最重要的是守信用。运用刑罚时，贵在坚决。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坚决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犯主言尼？以上讲赏罚必信。

一叫作天时，二叫作地利，三叫作人和。四面作方，上下、左右、前后不清楚的地方在哪？以上讲多方咨洵。

心是九窍的统治者，君是五官的首长。做好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赏赐；做坏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惩罚，君主根据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这样就不会劳民伤财。圣人要重用这些臣民，因此能很好地掌握他们，并且要遵循客观规律，所以才能长久，以上讲遵规循理。

作为人主必须广泛了解外界事物，如不通人情道理，那么就容易发生骚乱，世间鸦雀无声是不正常的，内外没有交往，怎么能知道世界的变化。开放和封闭不适当，就无法发现事物的根源。以上讲遍通事理。

## 一个叫作"长目"，一个叫作"飞耳" 一个叫作"树

明"。在一干里之外的地方，隐隐约约、渺渺茫茫之外就叫

“

作 洞“。天下的奸邪的黑暗中也是不变的。以上讲洞察奸邪。

依照名分去考察实际，根据实际来确定名分。名分与实际互为产生的条

本经阴符七术（1）盛神法五龙（原文）

盛神法五龙·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會，德为之人。养神之所，归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奠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會者，神乃为之使·九窍、十=會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内修炼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知类在窍，有所疑感，通于心术，术必有不通· 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會神，此之谓化·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心也，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

四者不褒，四边威势，无不为，存而會之，是谓神化归于身

谓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夭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

## 本经阴符七术 （1）盛神法五龙（译文）

要使人的意志和精神旺盛，便要效法五龙·旺盛的意志和精神中包含着要使人的意志和精神旺盛，便要效法五龙·旺盛的意志和精神中包含着神、魂、魄、精、志五气·其中神气是居于首位的，心是五气所存在之处，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培养神气的途径，在于道。所谓道就是夭地万物的初始，而一则是道的开端·事物的

创造，天地的生成都由道中衍生而来·其中包容着无形的化育万物之气·这种气在夭地生成之前就已存在，无形又无名于是称之为神灵。由此见，道是神明的起源，一是其变化的开端。因此，德能滋养五气，心能得到其纯一，而后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术·

术是心气运行的通道和居住的地方，神气是心的使者，沟通内外·口、鼻、眼、耳、二便等九窍，目、耳、玀、舌、身、意、色、声、卺、妹、、事等十二會，是五脏之气的门卢，是心总理控制的·道是上天传授到人伺的，只有自觉认识它、依道而行的人才是真人·真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明自道术的人，是通过自身修炼而获知的，这就是圣人。圣人通过类推而明道·所以人于夭地间，就在于髓环境变化。接受外界知识在于利用各种感觉器官，解决疑难在于通过心灵进行综合分折，若无心灵的思维，道术则有不通之处· 一旦相通了，五脏之气就会得以滋养，井努力使神气停留体内，这就是化脅·化脅五气，就是指志气、思气、神气、德气、心气而言神气是五气的根本。安静和顺，培养神气，从而使五气变得和谐· 志、思、神、德四气不寰，四边形成的威势就无所不能，井把五气存于体内，能把道存养于本性自身的，就是真人。所谓真人，就是同夭合道，顯乎自然，执守'一”而化育万物，散布善行，布德滋养五气，无为而思，无为而行，才能思虑通达：精神充盛，才能施行威盛之势·士人通达此道，就能提高自我修养的心志·

# 本经阴符·养志（原文）

养志法灵龟。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故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气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 本经阴符·养志 （ 译文）



培养心志要效法有灵性的龟。培养心志的原因是由于心气不能上下通达的缘故。一个人心中有欲望，才会有一种想法，使欲望化为现实。所谓"志向"不过是欲望的使者，欲望过多了，则心力分散意志就会薄弱，就会思力不畅达。所以心气专一，欲望就会减少：欲望减少，意志就不会消沉，意志不消沉，思想就会通达；思想通达，就会和顺畅通；和顺畅通，乱气就不会淤积胸中。所以内要培育五气为主，外要了解他人，养志就会心气通畅，了解他人职分就会明晰。如想用来考察人，就应首先了解他培养心志的功夫，知道他五气的盛衰，而后才可培养其五气和心志，考察他心理是否安详，从而了解他的才能如何。心志不培养，心气就不能巩固；心气不巩固，思虑就不通达；思虑不通达，意志就不坚实；意志不坚实，应对就不果断：应对不果断，就易丧失心志，心气就会虚弱，丧失心志而又心气虚弱，那么也就丧失了神气：神气丧失，就会意志恍惚不精明；意志恍惚不精明，志、心、神三气交会就不纯一。养志的首要任务，在于安定自身，自身安定，才能志意坚定：志意坚定，威势就不会分散。神明经常固守，就能分散和动摇对方的威势。

# 本经阴符·实意（原文）

实意法蛇。实意者，气之虑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意虑定则心遂安，心遂安则其所行不错，神自得矣，得则凝。识气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 听之候之也。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

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以观天地开闭，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

# 本经阴符·实意（译文）

坚定意志之法要效法媵蛇。坚定意志就要会养气。心情安详，是思虑之本。心境需要平静，思虑需要高远。心境平静则精神愉快，思虑深远则计谋有成。心情愉快，思虑就不乱；计谋成功那么功业就不可抹杀。意志、思虑稳定，则心境安详，心境安详则所做所行就不会有多大差错。精神愉快就容易使神思集中，事业就会成功。若五气只是暂时依附，那么奸邪之气就会乘虚而入，奸诈邪说就会迷惑人心，言语不会发自内心。所以要使心术诚实，紧守专一而不变化，这就要求待人接物要诚心诚意，倾心交流，善于纳言，而后才能获知详情、计谋。计谋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思虑不集中，那么听到也不能细察，等待也是徒劳。计谋失败了，意志无所相信就会变得虚而不实。所以计谋务必思虑周全，思考得当，但做到这些还得从心术专一开始。

要做到无为"思虑，要求人静思五脏六腑都通畅，精神魂魄固守纯真，能够自我反省，听取外界消息，凝神安志，神游太虚，待神明往来归己。以此观天地之变化，知晓万物造化的规律，发现阴阳运动的终始，懂得人间之政理。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不推窗便知自然变化的规律，不用见就能发出命令，不用行就能达到目的，这就叫"道"。它可以用来通神明，应和各方面的需要。

## 本经阴符·分威（原文）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

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

# 本经阴符·分威（译文）

分布威势，就应效仿蓄积待发的伏熊。所谓分布威势，就是要使神气覆盖，也即涵养和充沛精神。所以应当使自己思虑镇静、志向坚固，从而使神气凝聚于心，那么威势就更加强大。威势强大，心中的意志就会更坚实；内在意志坚实，就势不可挡；势不可挡，就能使威势分散，震慑他人气势，如天覆盖四野一样。这样用实来取虚，以有来取无，就像用谥来称铢一样，十分容易。所以，只要行动就必定有人追随，有唱者，必有和者。屈起一个指头，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其余手指的活动，只要掌握行动变化的情况，对方就无法搞阴谋。认真审察一唱一和的形式，也可用反间手段，在动中掌握对方情况，用“分威" 法，隐蔽实力，乘时出击取胜。如果有所行动和变化，必先培养心志、隐藏意图，来观察对方的漏洞，寻找有利时机。懂得自我巩固充实意志的人，就能自我修炼。自知谦虚礼让的人，就可养他人之气。神气存养了，兵气就会消失，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威势。

## 本经阴符·散势 （ 原文）



散势法鸷鸟。散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衰威失，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无间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

# 本经阴符·散势（译文）

分散自己的威势，就要效法凶猛的鸷鸟。分散势力，就是靠精神力量推动。假如使用这种方法，必须乘间隙而运用。威壮整肃而内气强盛，如果寻找其空隙进行活动，那么势力也会分散。分散威势的人，心胸谦虚意志饱满。意志衰弱、精神不专一，言语就会容易暴露而多变。所以需观察对方意志作为揣度的标冫隹，而后才可以根据情况图谋行事，尽圆方自然之理使长短各有其用。如果没有间隙、时机可乘，就不可散发威势。向外散发威势，一定要等待时机去采取行动，这样才能够把威势分散开来。所以善于判断时机的人，一定要精通蓄积体内五气，探察外在虚实，采取行动而不失散发威势的作用。采取行动就要了解对方志意，知道对方计谋。威势，决定着利害关系也是权变的威力所在。威势衰败，是因为不用心观察的结果。

## 本经阴符·转圆 （ 原文）



转圆法猛兽。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冫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

## 本经阴符·转圆（译文）

要把人的智慧运用得像转动的圆一样，随物而转，随变而处，就要效法猛兽，转圆不止。转圆，就是没有穷尽的计谋。计谋无穷，一定是有圣人般博大的胸怀，以追究不可测度的智慧之本原，再以不可测度的智慧去通达心术。而神妙难测的造化使自然浑然一体，需要去议论万事万物的变化，去阐发没有穷尽的玄机。智慧谋略，各有形象和状态，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物类别各不一样。所以圣人依靠这种方法，像转动圆体一样求取顺通合乎事理。所以圣人从自然的教育、化育开始时，其行为没有不包含着宇宙的真理。从这里可以看到其整个精神世界聪睿的开阔领域。天地无极限，人事无穷尽，各自以本身的特点或演变方式分为不同种类。观察分折其中的发展规律，必能得知吉凶、成败的最后结果。转圆也有不同的结果，有的转而成吉，有的转而成凶。圣人因通达事理便可预先推知存亡，所以能够转圆成方，转凶成吉。圆是变化无穷的，所以言辞也可自由旋转；方则安稳，是为了处置事情妥，转凶为吉，可以观察计谋的得与失；待人处事，是为了观察事物的进退原则。以上四者，都可以见到他们的交会，然后总结其要领，以便沟通和接续他们的学说

## 本经阴符·损兑（原文）

损兕法灵蓍。损兕者，几危之决也。事有适然，物有成败。

几危之动，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

兕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自然之道以为实。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兕威其机危，乃为之决。故善损兕者，譬若决水于干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谷。

# 本经阴符·损兑 （ 译文）



要知道事物的损兕吉凶，可以效法灵蓍变化之法。所谓

"损兕“，是一种微妙的判断。有些事在一定情况下很合乎现实，有些事会有成有败。很微妙的变化，不可不细察。所以，圣人以无为之治对待有德之治，他的言语、举动都要合乎事物的发展。兕，就是加深认识，了解事物冫损，就是排除其他观念，以求实行。排除之后再行说服，事物有不可行，圣人就不再过多加以辩说。所以聪明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能言善辩就抛弃他人的观点，辞令避免烦琐，心中不过分疑虑，意志也不混乱，如此邪念自然不会产生。当事物遇到难易的关键时刻，就要进行谋划，以自然之道作为实际内容。对方用圆的计谋

令其不能实行：对方用方的计谋，令其不能停止，这就叫做大的功绩。计谋的增减，都要以言辞论其得失。用分威、散势中的权变方法，使危机暴露出来，然后作出决定。所以善于运用损益方法的人，就好像在高大的堤坝上决口放水，又好像从伟岸的高山上向下滚动圆石，其威力是十分巨大的。

# 本经阴符·持枢 （ 原文）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若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 本经阴符·持枢（译文）

所谓持枢，即指春季的耕种、夏季的生长、秋季的收割、冬季的储藏，乃是天时的正常运行，决不可企图改变和违背这些规律。若违背了这种法则，即使暂时成功最后也会失败。所以说，人君治世也有一定法则：应顺应万民的生长、教养、收成、储藏等重任。在社会生活中，尤其不可改变和抗拒这些规律。如违背了这些规律，即使暂时强大，也终归要衰弱下去。

这是天道，也是若主治国的基本纲领。

### 本经阴符·中经（原文）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不忘恩也。能言者，俦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本经》纪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

### 本经阴符 ·中经 （ 译文）



中经“，就是帮助穷困，救济危难。能做到这些的，一定是那些能言善辩、道德深厚的人。解救被拘捕的人，这些陷入窘境的人就不会忘记恩德。能言善辩的人，必定能够多做善事，广施恩惠冫广施厚德的人，所作所为必定合于大道。能救人出牢狱的人，必定能够豢养、驱使那些被援救的人。士人生逢乱世，遭遇危难之时，有的人能在战乱中免于死亡；有的人能言善辩却遭谗言所害，有的人弃文从武，据兵称雄，有的人横遭拘系，无辜获罪；有的人心事重重而能固守善道，有的人危败之中却仍能自强自立。所以处世之道，贵在制服人，而不是受制于人。能制服别人的人可以掌握主动权；受制于人的人，命运就掌握在了别人手中。所以，看一个人的外形要能判断面容，估计某人的身世要能推知相貌，听到音乐要能随声唱和，要善于解除仇恨和与敌斗争，要善于挽留想要离去的人和对付前来游说的人，要善于摄取真情和恪守正义。《本经阴符七篇》讲述的道理，其中变化的要领都在《持枢》、《中经》部分。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 《诗》

 《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而去之。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是因人而变化的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形容和相貌。伪狡者，仅凭他们的形容和外貌就可以识别他们，而恪守道德的有为之人，他们不看非礼的东西，他们不听邪恶之言，他们谈论的都是《诗经》、《尚书》之类，他们没有乖僻淫乱行为。他们以道为外貌，以德为容颜，相貌端庄、儒雅，这样的人不是光从外貌就能识别他们的。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隐瞒实情堵塞漏洞离开他。

#### 闻声和音，谓声气不同，则恩爱不接。故商、角不二合，

徵、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故音不和则悲，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

解仇斗郄，谓解羸微之仇。斗郄者，斗强也。强郄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者，闻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郄无极大，御无强大，则皆可胁而并。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疑疑而去之。

闻声和音，说的是人与人如果言语不合、意气不投，就不会相互恩爱友善。这就像五音中商音、角音不能相合，徵音、羽音不能相配，而能协调以上四音的，只有宫音一样。所以五音不和谐，声调必然悲怆。那些散、伤、丑、害等不和之音，更不成声调，用这些音来游说必然难以入耳。

虽然有高雅的行为和美好的名声，也不可能与别人像比目鱼和比翼鸟那样亲密无间和谐相处。这都是因为声气不相同、音调不和讠皆的缘故。

所谓"解仇斗郄"，是说要调解两个弱者之间的敌对关系，使两个强者相斗。两个强者既然斗起来，就必然有一胜一负。胜利的一方会夸耀战功，炫耀气势：败北的一方就要哀叹失败，自卑伤感，觉得玷污了祖宗的名声，使祖宗名声受辱。取胜的一方宣传自己的武功、威势，苟且进攻而不知退守。失败的一方看到自己的损伤便奋发图强，于是增加了成倍的力量，并为此而拼死斗争。这样，两者之间的间隙就会进一步扩大

防御的力量也不够强大，那么就可以趁这一弱点用武力去胁迫、吞并他们。

所谓"缀去"，是指说出自己挽留的话，让对方再慎重考虑。所以，对正直诚信的君子，要称赞他的品行，激励他的

意志，讲出哪些事可以继续做，哪些事可以重新做，与他一同期待成功的喜悦。这样引用他人的希望，结合以往的经验，阐明疑虑，疑虑最终会加以排除。

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动以忌讳，示以时禁。其人因以怀惧，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警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遭淫色酒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澜之命，使有后会。

守义者，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也。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也。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所谓“却语"，就是要侦察对手的弱点。因为对方的话多了，必有失言之处，抓住对方的失言之处，必要时以此作为反驳他的证据。这样就可以用对手最忌讳的问题去触动他，使他产生恐惧感；然后以诚信的姿态与他结交，以安慰他的恐慌之心。然后巧妙地隐藏起刚才的言语，再诚恳地劝告和批评对方不可轻易将个人的短处暴露于众人面前。

" 一旦遇见技术好的人，就赞扬他的

所谓"摄心 ，就是长处并传播远方。

然后加以检验，假若人们对其技艺感到神奇怪异，从而惊叹，这样他的心会被我们所笼络。让他的智慧为民众效力，利用以前的经验来治理混乱的局面使老百姓也能心悦诚服地归顺我们。一旦遇到沉湎于酒色的人，先用音乐来打动他们，再陈说利害使其认识到严重后果。然后用他未见的美好事物刺激他们的情绪，使他们看到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使之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谓"守义"，就是坚守人的义理，探求内心以相符合。

探求对方内心世界，就要深入了解他的本性，从外面控制内心，那么任何事都会顺利成功。事情总是有联系的，都会由一定原因引起，按一定逻辑发展。小人与君子相比，他们会采用旁门左道，而致使败家误国。不是贤良智者，就不能用义理来治理国家，不能用道德来保卫国家。圣贤之人之所以看重微妙的道术，就是因为运用它们可以转危为安，救亡图存。